

金瓶梅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

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

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婦

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也魏徵曰書

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

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

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

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子曰徵

其能自取矣福自取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

耶明魏文其能自取多福則子曰誠哉惟人

所召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曰召之

在前命之在後九未死則世人皆云命合

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

非命乎暗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

如故世不可自取瓊拜而出謂程元曰

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思

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

珮王音服之無鞞厭文中子曰度德而

師度已達各反師易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

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

臣也以已之惜其身是大人之臣矣不以霍光

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

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董常歎曰善乎顏

子之心也三月不遺仁矣口文不遺子聞

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

三月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

登于岸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

焉能無咎咎謂二過也焉能不違三月

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瓊曰始冠

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

子十五為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

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

面豈以年乎年達不在瓊聞之德不在年

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經禮樂射御書數

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

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

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禮以易以

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於性命至故不學春秋

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

及故聖人後之言能義也而後教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

志之也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

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

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

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

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定則發之以春秋

於是乎斷而能變不中則斷德全則導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蕩則斷可從事則達

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不事無制知命則

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性與天命若

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定志未驟而語樂

則喧德敗度全德末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

也驟而語易則玩神神不知性則是以聖

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六宗即統言之

以次後次謂先詩禮而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

乎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亶其深

姚子得之矣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

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

太淺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

之謂亂者由運則同也而乘之謂湯革夏之類是

也窮達時也天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

道則時身得小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皆窮達

得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

異馬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

求多福皆由人偶禍皆偶然者也偶謂庸一來一

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奇偶人循環數有遼

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

耶吾將飾誠以請對賢者當悟愚者非耶

吾獨柰之何愚者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

釁劉峻亦知言哉是生三釁許順反房

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

曰讓矣非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如晦

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

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為政之要者如

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佞人

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

政矣絕一依許直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

制命不及黃初不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

即位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

鮮立帝叔恬曰何謂也于泫然曰仁壽大

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

歲歉則仁者則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

而教之斯易也則以豐思歉古者聖王在上

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蓋自足也文解上是以至治之代謂三五典

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必章明白

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

敬上如標技下如野鹿上標技非鹿自然分

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灘

朴散其可歸乎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

其行如反掌爾言存則道行昔舜禹繼軌

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

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彼義反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
治亂相易况浮有由由上之與衰資乎人

得失在乎教解上文其曰太古不可復是
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如哉

若言經籍不能復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

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常為決淳澗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

不逕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惑物而動曰情

之或路也能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

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實威曰大哉

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

近疾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

中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

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子曰故人也歸去

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五柳先生傳則

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子曰和大怨

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大樂者必有餘

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子

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

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精易曰

為物游氣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

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

存乎其非識則不吾得之理性焉窮理

則能行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

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

事鬼神故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

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天謂故悉本於天

也孟子盡也盡我於天理推神於天蓋尊而

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也近則求諸

已也人謂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復性卒

歸之人知父子推鬼於人蓋引而敬

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也古者觀盥而

不薦思過半矣盥絜貴敬也薛收曰敢問

地祇既問天神人鬼子曰至哉百物生焉

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祗字示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屬土故以祭

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

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立

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

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

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

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氣焉非止山

川立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

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

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

始悟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

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

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

之服仲尼中心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

悅而誠服也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

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子曰太熙之後天

子所存者號爾帝晉惠烏乎索化列之以政

則蕃君北之矣續詩有元經何以不興乎

詩亡則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

矣夫子何營營乎勤薛收曰子非夫子

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

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

則士修之若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

仲高

居家推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

而不濫濫謂不當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

時則蠲蠲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

古者謂之繼時繼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我

不柱于寧不嗣音子於篇刺亂世李校不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

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

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

哉國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

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

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

時可知矣時煬帝失薛收問曰今之民胡

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曰詩者民之情性

也情性能亡乎情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

之罪也職詩謂史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

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

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公西赤之母

不繼富蓋非况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

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

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迹言若不察其本

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

太宗朝為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通何

德以之哉叔父之德以求珪曰勿辭也當仁

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在事

關朗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

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

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

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

之代法懸而不犯盡衣冠其次犯而不繁

三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

不知故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

而著乎經書亡然後元傷禮樂則述章志

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

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

也振之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後

失之寡中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

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蔽辱

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

議封年二十成人知治而受職齒在古之

道也北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

不知其政也言放收告文中子曰子曰光

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

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地不

井授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什伯意正徒

兼并為苟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舜禹

子曰政猛寧若息先息法速寧若緩緩寬

獄繁寧若簡簡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

並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

則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

中則矣執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

姦之府也

隋由

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

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

噫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喪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曰

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

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謂有道

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

人得以隱

紂疑文王

子曰顯仁藏用中古

之事也

演卦顯也

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

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

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仲尼

子曰道在其中矣

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

知聖人

可以語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

官下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

生而識也

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

也

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

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制度

則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

而不用悲夫

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

之識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

也後必有聖人是薦是衰則有豐年逸詩

農夫是薦是衰雖有飢饉必子謂薛收曰

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

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

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銀此吾所以建

議於仁壽也開皇改陛下負帝也無踵偽

亂南北朝為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

隋當為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謂此

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備其文而已所

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

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攝位則進正

者也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

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

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

以為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

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

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

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

之義中說終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

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疑自太

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也文中子之教不可

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

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

原府君曰疑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

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

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

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

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

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為監察

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太功

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

不協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

有胡蘇亭隋置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

縣名今屬隸州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

婚喪祭禮禮士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

畜諸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

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

與人不少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
衣食力謂自耕釋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
可矣居家不肉食日無求飽一布被二十
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
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曰受俸年踰七十手
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
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
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
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
王之道布在此矣夫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

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
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
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
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
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俎文中子之教其
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
為長孫無忌所抑考
魏等不能派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
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

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

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
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鄉相不
可以苟勳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
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
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
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
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
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
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

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安
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
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
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
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
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
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倚氏銅川
所治者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
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

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
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
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
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
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
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
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
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

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入勞於聚斂而
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
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
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嬰
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
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交以成
者也 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
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
中子於是 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
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閔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浚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
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二年文中子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
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
策遵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
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
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
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
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
逢帝主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

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
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
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
我周人也家于初末嘉之亂蓋東遷焉高
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
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
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
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
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

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
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
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
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
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
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
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
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

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
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起
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
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
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謚所以易名夫
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政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
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
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
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

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
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
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
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
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
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
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

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
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頃
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
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
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
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
色文中子笑曰父父臨事當自知之及正
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
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
群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

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
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
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
義則服度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
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
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
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
也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
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
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

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
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
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
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
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
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
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復讀周禮
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
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誠哉深乎良久

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盡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

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社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也

尚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
宋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
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
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荅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
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
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
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
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

有隙避死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

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

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

太尉之權截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囑以季

父深言懃懇季父荅書其畧曰亡兄昔與

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

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

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

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

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

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社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社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子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夫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顧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

事甚幸甚

關子明事

關胡

盧

字子明河東解人也

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

帝帝曰張彛郭柞嘗言之朕以下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彛柞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以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

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徃徃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入莫之知惟盧陽烏深竒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

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閔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禮若禮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

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

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

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

遇夬之革三三說上三三說上捨著而歎曰

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

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

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

不以道臣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朗

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

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
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
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
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
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
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
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
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
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
剽四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

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
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
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倉遇
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
天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
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
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冗
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
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

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
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曲
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
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
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
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
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
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
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

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
之教脩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
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
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
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
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
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
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
每及興亡之除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
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

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戰時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變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迺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
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
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
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
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生良佐踵武
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
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
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
龜筮亦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

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

大計

相表裏安

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
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
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
難復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
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也
父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
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
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

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歟姑衛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

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

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

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

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

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

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子家

謂銅川府君曰閔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

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

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

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

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巳

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

文中子謂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

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

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

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閔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 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
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
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以
編寫未就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
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
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
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
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
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
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

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
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
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
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
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默為胡蘇令歎曰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
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
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
勒成七十五卷分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

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
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
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
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
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
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畧嗚呼小子
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
為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
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
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
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為十編勒
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
諫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
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所為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
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
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素業云尔
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卷之十



卷之四